



## 美國大兵在上海

.....中國的黃浦江邊上，輾轉於各大海洋上，艱苦戰鬥的美國兵艦，拋下了休息的鐵錨，甲板上跳下了無數的白點，這無數的白點，又跳上了「吉普卡」，風馳電掣地竄進了上海的都市，燃亮了無數 BAR 門前與舞場門前的紅綠霓虹燈，同時也驚動「吉普女郎」、「羅宋姑娘」、「鹹水妹」.....(〈美國兵在上海〉，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八日上海《時事新報》)

「美國兵」加「上海灘」，等於什麼？你任意想像吧。美國大兵在上海幹了太多的事：怪事，醜事，禍事，讓人捧腹或遭人咒詛之事。不過也別忘記，那時的大上海並非今天的巴格達。

據中國戰區美軍總司令魏德邁(Albert C. Wedemeyer)報告，當時在上海有美軍一萬二千人。出生入死的戰士殺到，十里洋場的酒氣和粉香激增。洋貨店、時裝店、理髮店，一夜間改頭換面，成為雨後春筍般的酒吧。徘徊在靜安寺一帶，「哈羅！哈羅！」攬客的，許多是剛換過行頭，幾個月前還以車夫小工為目標的底層妓女。以前聚集在虹口的「吉普賽女郎」，現在遊蕩於燈紅酒綠處，當「巴格兒」(Beggars，行乞者)，或用撲克牌算命。

美國大兵幹的壞事主要有：醉酒鬥毆，駕車撞人。這是魏德邁將軍在記者會上宣布的。短短兩個月，美軍交通肇事已達百餘起。其中十二月八日在亞爾培路(今陝西南路)發生「美卡車如瘋如癲輾斃人命慘案」，三死四傷，司機逃逸，美軍司令部懸賞十萬元緝拿。魏德邁籲請市長錢大鈞，令警方「採取嚴峻迅速步驟」逮捕肇事美國兵。

那一天，剛剛參加完記者會的《時事新報》記者走下大樓，迎面碰上兩個美軍，踩了他腳。他們似乎沒有覺察，逕自走去，走出不遠，其中一個掏出一個「甩爆」(爆竹)來擲，把路人嚇一大跳，然後「哈哈」地走了。

舊報記載，比較起陰鷙的「皇軍」，上海人倒是寧願接近這些盟軍。《時事新報》稱，「美兵有一種天性的活潑輕鬆之感覺」。來到上海，他們好奇地到處尋找女人的小腳和男人的長辮。他們常穿起京劇的舊龍袍，頭戴西瓜帽，手持水煙袋，乘坐三輪車或黃包車(洋車)招搖過市。有時，他們會令車夫坐在三輪車上，由他們來蹬車取樂。十一月三十日，駐滬美軍隆重舉行「人力車皇后」競賽，讓中國車夫拉盟軍女兵，從外灘競跑到亞爾培路。是日，中美國旗招展，路邊觀者如堵，在一片歡呼聲中，車夫姜二毛拉加拿大籍的珍妮蘭小姐獲得冠軍，贏得魏德邁將軍頒發的一萬元獎金(當時一份日報的售價是三十元)。

我看到作家徐遲先生的〈美國的大兵〉一文，他分析美國兵---這些戰前的礦工、電梯工、拳擊手，「在全世界的軍人裏大概是最茫然於政治的」；可他們卻能赴死如歸。無論在吃飯、打牌，只要聽到一聲「Mail!」，他們便跳起來，去搶自己的家信或情書。他們是「那樣的天真，而且不懷惡意地做壞事」(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日《時事新報》)。

當時的報紙，在批評美軍的同時，仍把他們稱為「患難之交」。這樣的描述，和內地教科書對「女生沈崇遭美軍強暴」、「車夫臧大咬子被美軍打死」等「美軍暴行」的記述，色彩顯有分別。在國共惡鬥的大背景下，美國大兵的種種頑劣表現迅速上升為敏感的政治，引發後來的反美風潮(直至如今，一到罵美國時，網上還會有人詳列「美軍侵華罪行」)。所以不奇怪，在我輩兒時的記憶中，抗戰勝利後，美帝國主義是來侵略中國的。